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 第二十一回 孝女代讎釋重愆 仙妃行權判庶獄

卻說那日巧姐在綴錦閣旁屋等信，又不敢點燈，坐了一回，覺得衰柳蕭蕭，殘蛩唧唧，繁星照地，鬼氣逼人，不覺神思困倦。正要就枕，忽聽雲板三聲，急從窗隙看時，燈燭輝煌，蓉仙已端坐在上。階下儀仗十分整肅：先是宅神、園林神、日夜遊神等稟參，隨後聽得報「速報司判官進」。只見一個尖翅皂羅袍的上去，打了一拱。蓉仙問道：「本園熙鳳還有几案？」那神人道：「還有五大案未結，卷宗、人證俱已帶齊，聽候仙妃發落。」蓉仙吩咐分案送呈。

隨即送上第一案，是違旨拆婚事，卻無原告。准月老司找開珠玉二人，係奉王旨完聚，重興榮府。該氏詭設奇謀，以假易真，從中拆散，致令女夭男亡；榮府中落，實堪痛恨！請加倍治罪云云。蓉仙笑道：「這是鳳姐兒本太胡鬧，但今珠玉久經完聚，榮府亦已重興；事在赦前，無容深究，該司即據情移覆月老司可也。」判官道：「領法旨。」

又送一案，是重利盤剝，恃勢玩命事。三十餘人一張公呈。

蓉仙看了，先傳鳳姐。只見鳳姐鎖著鐵鏈上來要跪，蓉仙忙即止住，賞一墊子，朝上坐了。一會吩咐：將原告中懂事女人叫幾個來。不一會，來了四個，都跪著求仙妃伸冤。蓉仙道：「你們這事重利則有之，怎麼說得上玩命呢？」那些鬼道：「仙妃有所不知，他放的債，總要按期本利清還；過了期，他那大管家來二爺，不論小兒、小女就要准折，有錢再加利去贖；沒得時就被他壓良為賤，糟蹋死的不少。至那年經婦女，還有倚勢逼奸的事。現在後面跪的李氏，不就因此氣憤而亡的嗎？」

蓉仙聽了，問鳳姐道：「那旺兒如此胡為，你知道嗎？」鳳姐忙站起來道：「熙鳳實不知道；若知道時，斷不敢叫他這樣。」

不要說今日冥法難逃；就那時，老爺知道還了得嗎？」蓉仙點頭道：「這話也是。」就對眾鬼道：「熙鳳罪孽總在重利盤剝；若說准折的事，他宅裡家生子女很多，那裡還要？至逼奸一節，天下沒有家奴乾這種事告訴主母的，自然更不曉得，這都是來旺無法無天干的。本宮一面知會冥司，即將來旺勾到，發入地獄受罪，以泄你們之忿；一面罰鳳姐將利銀三萬兩，准作錫鏹，你們公分取用，何如？」那些鬼道：「他這樣敲脂吸髓，僅還了我們自己銀兩，情實不甘！」蓉仙道：「既如此，再加一倍，你們肯了，三日後到本宮來領。」一面具結銷案，眾鬼都歡喜叩頭而去。

判官又送一宗，是男淫女妒，冤死莫伸事。原告是鮑二家的。蓉仙看了大怒道：「這事原委本宮深悉其詳，淫奴逞刁陷主，還當了得？與我抓上來！」兩旁答應一聲，就將鮑二家抓來，向丹墀一擦。蓉仙罵道：「該死奴才！人家出花，你也全沒忌諱。先與他那二爺有事，已屬可恨；趁他壽日，青天白日在房中幹那沒人樣的事，廉恥沒有！還要罵他閻王老婆，咒他死。他自然生氣，打你幾下也不為過。到了次日，你自己無顏吊死了，與他什麼相干？死後還要謊告，扯下去打三十大板再說！」兩邊答應一聲，嚇得鮑家連忙碰頭道：「實在奴才該死！求仙妃饒了這次，下次再不敢謊告了。」停了好一會，蓉仙方命取服罪甘結上來，鬼役將他扔鎖下去了。

判官又送上一宗，是貪贓毀節，連斃二命事。原告張金哥。

蓉仙命：「請。」金哥上來要跪，因他係貞女，忙命扶住。金哥把前事供了一遍。蓉仙便問鳳姐。鳳姐道：「說情是有的，但據淨虛只說崔老爺不成人，所以張家父母要退婚。我恐嫁過去白糟蹋了小姐，才允他的。餘事實不知道。」蓉仙笑道：

「如此說張小姐還該感激你呢？」便問：「小姐意思怎樣？」

金哥道：「殺人償命，仙妃大裁！」蓉仙道：「鳳姐這事實有不合，但償命派不到他。本宮看來，第一是李舍人明知小姐有夫之女，行賄謀娶，實為罪魁。第二，小姐如此節烈，尊公尊堂，豈有不知？如何倒挾同外人，連信不給個？第三，那淨虛虛驢身係方外，擅敢從中簸弄，釀成巨案，尤為可恨！至熙鳳，他於小姐殉節的事未必知道，小姐不信，我提淨虛來刑訊他就是。」吩咐帶上來。只見淨虛腳鐐手銬，鐵鎖銀鐐，俯伏地下。

蓉仙罵道：「老東西，你幹得好事，與我撈起來！」兩旁答應著。因他無頭髮，忙將麻布手巾，捆住了頭揪起來，然後將十指撈上。淨虛叫喊連天，哭求饒命。蓉仙說：「你將小姐要死節的事，王熙鳳知道不知道？從實供來！」淨虛實不知道，挨了一會，蓉仙故意說：「這老東西很煉刑，與我鬆撈夾起來！」

兩旁鬆了撈，然後將來拖翻在地。因是尼姑，本一雙大白足，所以夾時當得剝去鞋襪，套上三木。淨虛暈去復醒，哭著供道：「犯尼如此受刑，如鳳姐知道，還不扯他下去。實因都是犯尼從中簸弄，若妄扯他人，恐怕罪上加罪，故爾不敢。」蓉仙命：「且鬆刑，帶下去！」因向金哥道：「小姐，你聽見了麼？熙鳳之罪總在貪贓；如今將他這三千銀子罰出來，送與小姐。」

小姐攜了此項，與崔舍人義夫節婦，人間天上，隨意團圓，豈不是好？何苦為這小事沉淪地府呢？你肯時，我先令鳳姐與你陪罪；那項銀子本宮隨後就送過來。」鳳姐忙向金哥叩首不已。金哥沉吟了一會，道：「仙妃再四這般說，便宜他，饒了罷！」

因是烈婦，怨憤一消，就兩足騰空而去。

判官又送一宗是狡妒慘謀，冤死莫伸事。原告尤二姐。蓉仙吩咐請來，也賞了坐，說：「自家姊妹，在這裡論理，再沒有說鳳姐是的；但事已如此，尤二姐只好看開些兒罷！」尤二姐道：「依仙妃說，我這命不白丟了麼？」蓉仙道：「鳳姐接你進來，原心懷不善；但他見面時，依舊光鮮。你自怨憤自盡，不要說不是謀殺、故殺，威逼殺也還不是哩！不過，鳳姐妒心太重，設謀陰鷙罷了！命怎麼不白丟？」二姐聽了道：「既是慘妒，也該治罪！」蓉仙笑道：「陰律凡妒婦，將他光身浸入醋缸，按其罪之淺深，煨上一年半載就完了。你與他姊妹一場，必要他赤身露體受些羞辱，受此痛楚，也甚無謂；況這醋味兒散開來，又害多少人，何苦呢？」尤二姐道：「仙命當遵！但我肚裡懷著這塊金子，兒時得受替托生呢？」蓉仙道：「這個不難！我叫巧姐兒替你塑了一尊解神，就解脫了；況你們既講和，我送你去太虛幻境修煉些時，度你做了花月鬼仙也容易。」

二姐方應允了。蓉仙便命該班且退，自邀二人上樓敘話。

巧姐聽了忙趕出來尋他媽講話，只見東方微亮，寂無一人；嗚咽了一回，忙回房梳洗了，向蓉仙前碰頭稱謝；又將銀鏹如數燒訖，又添燒一萬以謝這夜當值的鬼使；又立刻喚匠人塑了一尊解神在櫳翠庵；又與寶玉商量要謝蓉仙。寶玉道：「我今夜替你去問。」

當夜，寶玉上閣去燒起信香，告知其事。蓉仙道：「盡可不必！他既有心，我們南北一別又得二年，索性將舊日認識的奶奶、姑娘，現在這裡的，嘆哩嘆嚙一請，倒有趣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樣辦，他沒有不依。但怎樣辦法？」蓉仙道：「叫他辦十桌席，擺在凹晶館。十五是月當頭的日子，晚飯後，把我們要請的奶奶、姑娘、姊妹們都請在閣下取齊，等我讓去吃酒便了。」

至凹晶館兩廊可設布幔，上菜的端放幔外桌上，敲鼓一聲，自然有人替上。請的客除你房裡八位，添上湘、探、琴、紈和巧姐便了。」次早告知巧姐，巧姐大喜。

到了這日晚上，大家陸續到齊，又吃了好一會茶。忽聽梯子上閣閣有聲，只見蓉仙道裝打扮，比前更丰姿秀麗，已到閣下，說：「有勞奶奶們！姊妹們久待了。」大家都說道：「仙妃見招，已十分僥倖。怎麼倒說客話？」蓉仙道：「這是巧姑娘的東，我不過借花獻佛。夜已深了，過去罷。」

到那裡看時，上下六席：蓉仙請湘、琴坐上首，中席探、李；東席巧姐作陪；黛、釵西席，寶玉作陪。蓉仙道：「下首三席，我不再讓，請六位姊妹序齒坐罷。東首陪席，我要拉一人坐，列位可肯？」寶玉問：「誰？」蓉仙道：「是你襲人姐姐。」襲人聽得，忙跪下道：「這，奴才斷不敢！」蓉仙笑道：

「坐罷！你早前好好修些陰鷙，早在我們會中了。」自己就坐了主位。

只見他將蓉塵一拂，香雲過處，各席空杯多滿滿熱酒了。

蓉仙一面讓酒，一面道：「史姑娘大量，須換個大杯。」湘雲道：「我量淺。」蓉仙道：「又來作假了。難道紅香圃吃酒的時候忘了？只如今沒有芍藥花，只好借我芙蓉花代代罷。」正說著，一隻白鸚鵡銜一隻五彩大杯，把門面杯換去了。因笑道：

「明年芍藥開時，狀元夫人正得意，可惜不在這裡，倒不如巧姑娘熱鬧哩！」巧姐道：「我自從那夜見我媽這般光景，若沒有仙師還了得麼？所以如今爭強的心已雪淡的了。」蓉仙道：「這是姑娘孝心所感，我有甚功？就是今日一敘，也還沾你孝思的光呢！」